

海外前沿

越来越多的网络播出渠道开始争夺放映话语权

好莱坞考虑缩短院线“窗口期”

■本报记者 徐璐明

在世界范围内，好莱坞坚持了几十年的90天“窗口期”正在遭遇各类互联网视频网站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网络播出渠道开始争夺好莱坞的放映话语权。以往，为了保证电影票房，一部影片往往要在大银幕上映90天后，才允许进入网络平台播出。这段银幕独享电影资源的时间被称为“窗口期”。据悉，关于“窗口期”的相关谈判已经开始，最快今年年底，“窗口期”有望缩短至半个月左右。

推出过《纸牌屋》的互联网视频网站Netflix，其首席内容官泰德·萨兰多斯就曾表示，缩短“窗口期”，让电影在网络和银幕“多屏”上映，经济效益将会更加巨大。这或许将成为好莱坞新的游戏规则；渠道为王，视频网站将成为电影与观众见面的“超市”，而在好莱坞，渠道往往决定着一部影片甚至一家公司的命运。

视频网站进军电影界，好莱坞面临“洗牌”？

暗下灯光，背靠座椅，头顶划过投影光束，缓缓亮起的大银幕……这些都是在影院观影的独特体验，也是影院的卖点。但是，这些正在遭遇挑战。如亚马逊、Netflix、iTunes等网络平台，以强大资金做后盾，正寻求购买更多的高端故事影片，并在哪里看片、怎么看片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近年来，Netflix等高举进军电影界，接连推出《战争机器》《明亮》等五六千万美元投资的影片，合作的演员包括威尔·史密斯、布拉特·皮特等一线明星。去年，Netflix还试图让自己出品的电影在影院和网站上同步播出，直接挑战好莱坞的游戏规则。与此同时，好莱坞对网络平台的收益十分渴望。2016年，视频网站的点播服务总收入达到了120亿美元，而全球电影票房则为380亿美元，在不少电影制作人看来，网络是比影院成长性更好的大蛋糕。

网络平台的崛起正在改变好莱坞乃至整个世界影视制作格局。在近日举行的美国电影产业大会上，打破“窗口期”成了热门话题。二十世纪福克斯认为影片在院线上映后30天到45天之后，登录视频网站比较合适，而环球影

业和华纳兄弟则提出，“窗口期”缩短到20天和17天。有的业内人士主张，院线票房一旦出现颓势，就可以让电影上线。

在现行的运行模式下，一部电影要等到上映至少90天后才会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供观众点播收看。如果电影制作公司想要打破这种模式，将会受到院线的联合抵制而无法在影院内公映。

“窗口期”动摇的背后，是好莱坞话语权的更迭

三个月之久的“窗口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已成为好莱坞的共识。尤其对那些不需要借助3D、环绕音响等影院技术的小成本电影，它们的制作公司希望观众能在电影还在制造话题时，就第一时间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观看。面对大量视频网站自制影视片的出现和观众消费习惯的改变，曾经就“窗口期”达成一致的制作公司和院线都不得不妥协。业内人士预测，到今年年底，好莱坞最新影片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登录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不过，想要在网上看一部还在院线火热上映的电影并不便宜，观看费用估计在30至50美元之间。而在北美市场，一张电影票价平均仅为7至15美元。

院线的所有者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可能性。不过，前提条件是，他们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不少制作公司表示，如果电影能够在首映后30天内就登录视频网站，电影制作公司愿意拿出10%到20%的视频点播费用补偿院线因此损失的票房。

这一举动有望改变好莱坞长久的运营模式：影院作为人们观看热门电影的唯一选择将被彻底动摇，而其背后，反映的是整个好莱坞话语权的更迭。以往，好莱坞制作公司不仅掌握着最好的内容，也掌握着各个渠道的发行，由此制定了整个好莱坞的运行模式。但现在，不受他们掌控的互联网渠道崛起，并且开始挑战好莱坞的游戏规则。

不过，从短期来看，院线发行渠道不可能马上被取代，影院体验也不会一下子就失去吸引力。视频网站真正目的也许并不在于打破“窗口期”，它们的最终目标或许是打造创新且有潜力的电影发行平台。面对这样的竞争，好莱坞大佬们又该如何应对？

林德格伦儿童文学奖今年花落德国插画家沃尔夫·埃尔布鲁赫



德国插画家沃尔夫·埃尔布鲁赫作品《无所事事的小鼯鼠》插图。

■本报实习生 王筱丽

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儿童文学奖——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纪念奖今年花落德国插画家沃尔夫·埃尔布鲁赫，以表彰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成就。

作为德国儿童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埃尔布鲁赫此前就多次获得该奖项提名，他的作品常常涉及如死亡之类的黑暗主题。今年，他来自60个国家的226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份价值5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383万元）的荣誉。评委会称其是一位细心并充满爱心的智者，将艰深的生死问题变得浅显易懂，适合各个年龄层阅读。

“埃尔布鲁赫突破了以往儿童文学的界限，为图画书的艺术形式和主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是一位真诚的插画家。”大奖主席博埃尔·威斯丁说道，“就像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一样，埃尔布鲁赫能够用积极的态度谈论生命里种种困难的事情，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博埃尔表示，她希望借此奖项能使得更多英语出版商翻译埃尔布鲁赫的作品。“他的作品值得让更多的孩子读

到，我衷心希望这能成真。”

埃尔布鲁赫出生于1948年，一位出版人机缘巧合看见了他为广告所画的插图，从而推荐他进入了儿童插画领域。1985年，他的第一本画册《不会飞的鹰》问世，在这之后，他自己写作了十本书，并为超过50本其他作家的书创作了插画。他擅长将拼贴画、铅笔画、粉笔画、水彩画等多种技巧融合在一起。埃尔布鲁赫最有名的作品是其为维尔纳·霍尔茨瓦特1994年的图画书《无所事事的小鼯鼠》创作插画。佩戴圆形眼镜的鼯鼠与埃尔布鲁赫本人形象极为相似。在其他作品中，他也常常赋予人物形象个人色彩。

死亡是埃尔布鲁赫作品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2008年出版的图画书《鸭子，死神和郁金香》讲述了一只鸭子与死神成为朋友的故事。去年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纪念奖获奖人梅格·罗索夫曾表示：“这部作品以最精致和甜美的笔触帮助人们探索生命的无限性。”

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纪念奖是瑞典政府于2002年创办的国际性儿童文学奖，以纪念瑞典儿童文学家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之《慈湘云醉眠芍药榻》。

(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

大8开本《梦影红楼：旅顺博物馆藏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即将出版

清代画家36年心血之作
3000多个人物跃然纸上

■本报记者 李婷

清代画家孙温因痴迷《红楼梦》，花费了36年的时间把书中的精彩情节画成一幅幅工笔画，从41岁一直画到77岁。这部画册原版现藏于辽宁旅顺博物馆，仅存一部，为国家一级文物。记者昨天获悉，上海古籍出版社翻拍重印的大开本《梦影红楼：旅顺博物馆藏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画册即将于本月中旬面世，让这部艺术瑰宝通过现代出版技术来到广大读者面前。

早在明代，为小说画插图已很普遍，但大多是单色勾线的“绣像本”。孙温画作一改简洁白描的风格，用重彩工笔画的形式，勾勒出华美精致的《红楼梦》画卷。这套画册留存下来的作品有230幅，全部都是大尺寸的重

彩工笔画，长76.5厘米、宽43.3厘米，人们俗称它为《孙温绘全本红楼梦》。整套画册以大观园全景开篇，依次描绘出全本《红楼梦》里的剧情。每个章回、情节所用画幅数量不尽相同（104回至108回缺失），画中有山水、人物、花卉、树木、亭台楼阁、珍禽走兽、舟车轿舆、鬼怪神仙及博古杂项等等，其中仅人物就有3000多个。孙温还吸收了西洋宫廷画的风格，用明暗、透视、虚实对比的手法，来凸显人物的长幼和场景的远近之别。以开篇之作——大观园全景为例，作品以鸟瞰构图，将大观园诸多景致悉数入画，一览无遗。画面上，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亭台楼阁，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生活环境是整个故事的发生地，正可谓“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

景备……”

孙温画红楼梦，从同治年间画至光绪年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不惑之年至古稀之岁，三十载风霜雨雪，亦甘愿以画笔为伴……”2004年，这些心血之作首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在艺术界、红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称赞这部画册是“红楼瑰宝”。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梦影红楼：旅顺博物馆藏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大型图文画册一函两册，依照旅顺博物馆藏孙温原作翻拍、重印。为了保证颜色的准确度，出版社的编辑和印制厂的师傅一起亲赴旅顺，在专家的指导下将230幅图片与原作一一比对调色。

“可以说，这是市面上图片颜色最接近原作的一个版本。”上海古籍出

版社六编室主任吴长青透露，在这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一个小开本的《梦影红楼》，但是孙温的画是以重彩工笔、大画幅为特色，现在改为大8开的版本，画面上的细节一览无遗，无论远景近景，都可以细细把玩。每幅作品下方还配有博物馆专家从《红楼梦》中摘选的相关文字，便于读者了解所绘内容。该画册的封面采用“中国红”布纹质感艺术纸，内文选用手感绵柔又不失韧度的进口艺术纸，高度还原印刷，外观则采用古籍常用的线装筒子页装订，外加复古函套、象牙形插扣，古朴清雅。

据透露，这套画册的出版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3月下旬，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某自媒体公众号联合发起众筹，30万元众筹标的不到2天便完成，上千套画册被预售一空。

说不尽，也画不完的《红楼梦》

伴随最早刊刻本的出版，这部著作便成为画家们热衷的绘画题材

■本报记者 李婷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都说《红楼梦》说不尽，而在中国绘画史上，这部著作也是画家们所热衷的绘画题材，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总能激起画家的创作灵感。白描、工笔画、连环画、国画……画不完的红楼梦，成为绘画史上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

据相关史料介绍，《红楼梦》题材的绘画史是清乾隆五十六年伴随着程甲本《红楼梦》的出版开始的。所谓程甲本，即《红楼梦》的最早刊刻本，封面题有“绣像红楼梦”，有绣像人物贾宝玉等二十四页。程甲本的“绣像”承续了明代小说插图的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以后各种清代刻本大都是这样的风格和形式，只是绣像的数量不同。其中，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配有64幅插图。

再后，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出现了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单独画册，即改琦的《红楼梦图吟》。改琦是上海本土画家，以仕女画闻名。他画的仕女画娟秀妩媚，开创了清末仕女画的一代画风。改琦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娴熟的绘画功力，熟读和参悟《红楼梦》，选取了全书五十多个重要人物，运用传统单线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体态神情和景物的衬托，精心描绘了独具性格的人物。他笔下的《红楼梦》人物气韵高雅，线条简洁，特点突出，堪称清代《红楼梦》绣像的代表作。

孙温所绘的《红楼梦》则是重彩工笔绢本画的形式，而且篇幅之大，涵盖故事情节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场面之宏伟，笔法之精细，都是《红楼梦》题材绘画史上所没有的。有评论指出，读孙温的全本《红楼梦》图，



程甲本《红楼梦》，这个最早的刊刻本上有绣像人物贾宝玉等二十四页。

仿佛置身于那情景交融的生活画卷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优美动人的故事，乃至服饰打扮、生活情趣、建筑园林、民俗礼仪都得以直观呈现。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画过《红楼梦》的画家不在少数，除改琦、孙温之外，王钊、费晓楼、钱吉人和任伯年等近代著名画家也曾创作过与《红楼梦》有关的画作。民国期间，出过的红楼梦画册不多，大多在一些配有插图的红楼

梦版本中，重印清代的有关插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红楼梦》阅读和研究的重视，红楼梦的画和插图便有了更多的进展。这之中，有一位画家的画笔，描摹着这部中国传统典籍的形与韵，他就是戴敦邦。从1977年为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到上世纪90年代创作《红楼梦故事》连环画，再到2000年出版《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及至近年与人合作《红楼梦》相关的3套画



改琦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图之林黛玉。（均上海图书馆供图）

作，为中国邮政设计绘制《红楼梦》特种邮票……戴敦邦几乎穷尽一个甲子，对这一本书读之、绘之，他的作品已被视为诠释《红楼梦》的一扇窗口。其中，2000年出版的《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中，戴敦邦做了一件前人未曾做到的事：以国画演绎《红楼梦》。红学家盛赞这部画集以灵肉如生的形象再现了原著撼人心魄的力量和诗意风采，与文学原著珠联璧合。